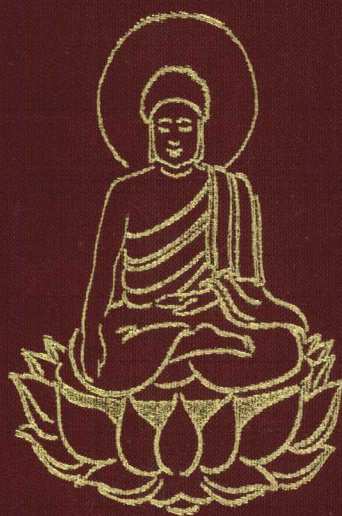






周绍良



38

1939

第20卷 第1-12期

1940

第21卷 第1-12期

1941

第22卷 第1-12期



淮阴师院图书馆 582474

上海古籍出版社

海潮音

第十二卷 第一號

目次

卷頭語·····	葦舫
佛教的護國與護世·····	太虛
紀念海潮音二十週年貢獻幾點·····	李蔭亭
佛教最要的一法與中國急需的一件事·····	太虛講
宗與能立·····	陳大齊
隨緣錄·····	法舫
二十年來之四川佛教·····	廣文
正理莊嚴論·····	法尊譯
讀了討論比丘律的一封信以後·····	塵空
極樂願文念誦法·····	法尊譯
詩與文·····	太虛李了空陳誦洛湛如等
佛教新聞·····	編者
通訊選錄·····	編者
編輯後記·····	編者

海潮音

第十二卷 第一號

目次

卷頭語·····	葦舫
佛教的護國與護世·····	太虛
紀念海潮音二十週年貢獻幾點·····	李蔭亭
佛教最要的一法與中國急需的一件事·····	太虛講
宗與能立·····	陳大齊
隨緣錄·····	法舫
二十年來之四川佛教·····	廣文
正理莊嚴論·····	法尊譯
讀了討論比丘律的一封信以後·····	塵空
極樂願文念誦法·····	法尊譯
詩與文·····	太虛李了空陳誦洛湛如等
佛教新聞·····	編者
通訊選錄·····	編者
編輯後記·····	編者

海潮音月刊二十週年紀念

本刊至今年十二號滿二十卷，除一卷至十卷曾編印「第一集海潮音文庫」，及十一卷至二十卷委託法舫法師編「第二集海潮音文庫」外，並預定於二十卷十二號作為二十週年特大紀念號，零售一元，預定本年全卷者，不另加價，預徵各文列題於左，請於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交到，當酌為報酬。

- | | |
|-------------|--------------|
| 二十年來之世界佛教 | 二十年來之中國佛教 |
| 二十年來之新佛教運動 | 二十年來本刊之回顧 |
| 二十年來之佛教出版界 | 二十年來之蒙藏佛教 |
| 二十年來西洋出版之佛書 | 二十年來中國佛學界之波瀾 |
| 二十年來之僧教育 | 二十年來佛教史之研究 |
| 二十年來藏文之研究 | 二十年來唯識學之研究 |
| 二十年來梵文之研究 | 二十年來之居士界 |
| 二十年來佛誕紀念之研究 | 二十年來之密宗宏傳 |
| 二十年來之禪宗與淨土 | 二十年來天台宗之研究 |
| 二十年來賢首宗之研究 | |

海潮音月刊編輯部謹啟

卷頭語

葦 舫

今天是民國二十八年的元旦，亦是本刊第二十卷誕生的第一日。當此民族抗戰的大時代，中國佛教，已隨抗戰建國的怒潮，踏進新的階段，在不斷的進步；由此我們對於今年的中國佛教，懷着無限的熱情，希望其能有更偉大的進展！

第一，全國佛教應有中國佛教會一般的最高行政機關，但近年雖有此教會的組織，而主持的人尙自不起這種的大責任，因此中國的佛教，非唯不能與歐美化的天主耶穌教角勝，就是自身的存續，亦很成問題；這並非他人的摧殘，而是『物競天擇』，難免不歸於天然的淘汰，證之佛教的業力更生之說，益發令人猛省。眼前的川東江北縣，璧山縣一帶，即有許多的寺廟傾圮無僧，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以我們爲增加抗戰熱力計，爲佛教慧命計，應效法羅馬的教會，將中國佛教會組織健全起來，領導全國的佛教徒，向建國和復興佛教的大道上邁進！

第二，當此抗戰建國的大時代中，前線上數百萬浴血抗戰的民族鬪士，他們爲捍衛國族，不惜以血肉之軀，與敵人火併，這眞足動天地而泣鬼神，故我們對於抗戰英勇的鬪士，應如何盡其愛護的天責？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時，上海的僧侶，曾組織救護隊，甚得社會人士的好評。現在戰線愈長，而痛苦亦愈深，我們佛教徒應擴大的組織救護隊，把大乘救世的精神表現出來，爲我

們國族，爲我們佛教造福！

第三，現在的世界與過去不同了！我們要認清時代，否則，那徒爲時代的犧牲者。中國佛教的僧尼知識，因受數百年的專制君主麻醉，誤解佛教是厭世的，而普通應世的知識和技能，昧於講求，致使社會失其信仰，幾令人不敢信其爲担荷如來家業者。且過去叢林裂宗匠輩出，僧尼陶育其中，養成一種良好的志能；可是現在的叢林日非，如再不設法普遍的倡辦僧教育，則下一輩子的佛教，更不敢想像；所以復興佛教的基本工作，最要莫過於辦僧教育的！

第四，佛教的出家二衆，佛制原是乞食的，禁止生產，這因出家是在剋期求證，且當時印度乞食的風俗，又很普遍；可是中國則大異其趣，不但現在如此，即唐宋時亦已行不通，故纔有馬祖制叢林，百丈立清規的措施，這是歷史的鐵證。現在的中國，已進入民族復興的途程，則困難必百倍於往昔，故我們佛教徒，自應審時應變，要在不妨礙學佛的條件下，熟習一二技能，自食其力，以貫徹我佛度生的本旨！

這是我對於新的一年希望，只要我們佛教徒，大覺大悟，勇猛精進，這是一定可以實現的，佛教的大德們，努力吧！不然我們要被時代的洪流衝沒了，努力吧！努力吧！廿八年元旦

佛教的護國與護世

太虛

人類既有國家民族，當然要求能自由獨立，惟究應以世界人類之正義和平爲根本企圖，念茲在茲，時時不忘，方合做人道理。所以爲保全其國家民族之自由獨立，抵抗強寇侵掠，解除外力拘壓，自屬合理之正當行爲，若其國家民族已達自由獨立之境界，則應專以調協並立於世諸國族，及援引輔導味弱之邦，和睦親洽，使能融化其隔礙，漸進世界於大同之域，如遇凶暴頑劣之輩，孤注一擲其國家民族，內殘於人力物力，外賊於他國他族，惟以自害害他爲事者，則當聯合一切維持和平之力量，而爲正義之制裁，斯佛教所由護國而不忘護世也。

何以言護國應變耶，則如護國般若經所說，乃因其國家民族，或有內盜竊發，或有外寇侵逼，或有天災橫溢，大抵由種種禍變災難之凌迫，國遂待護，故國之須護，已是國之不幸，須護而不能護，國則危亡，須護而能護，國必存而復昌，而護之道，由當局率全民協修德慧，感格佛天，從禍源上消解而共慶安善，則如護國經之所說。他若內凝衆力，外集多援，禦凶暴之寇，使形格勢禁而不能逞，馴致潰退，如中國今日之所從事者，亦爲護國之常道。要之自力爲主，他力爲助，須得他力之助亦殊重要，斯所以國際間有其餘力之國族，當以助他而成自助，共同制裁侵略國使不能爲害也。

何以言護世處常耶，依據人相偶之仁愛和平的做人正義，處國家民族間當以行十善之化，消融隔礙而去除衝突爭鬥，漸進於大同之世，多福多慧多力之國族，當援助引導貧弱愚昧之國族，拯救其被凌逼而入於向上增進之途，並自防成爲強暴侵掠之國，及抑止其他之強暴侵掠國，使不能逞，尠福尠慧尠力之國族，當發慚愧悔心，修積增福增慧增力之善行，向上勤勇精進，禦暴崇仁，不屈不懈，

凝自力而集他力之助，則咸知暴惡之難逞，和善之可貴，而世界之和平現，人生之正義彰矣。

今值民國二十八年及本邦二十年之開始，在國民繼續努力護國之緊要關頭，祝願世人更能爲人類的正義和平而精進！

那伽室遮眼偶評

太虛

連日秋雨浙瀝，山霰煩濛，阻攀躋峯巒之興，失探浴林泉之趣，伏處那伽室，乃隨城樓藏新故書籍，聊以遮眼，間亦偶錄一語，藉破書睡。

蔣維喬著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叙公羊派及會通儒釋的彭汪羅與譯述西哲的嚴王，爽朗可喜，頗有卓見。然或有不須入而入者，或有應入而未及入者，或詳略失宜，或派分欠當。例如：王夫之宜隸屬程朱學派，不用另開關洛閩派；曾國藩應不入或與姚鼎輩另成一派等。故此書祇可當中國近三百年哲學之一部分史料看，未足云近三百年哲學史。

王治心著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對於中國的宗教史料亦尚搜羅的相當周到；但在我們了解佛教的人看來，著者似乎對於佛教了解得太過膚淺，只把佛道教混說一起。如佛教不同道教的地方很少說得出來。尤其以基督教到中國來的不拜祖先偶像謂是破除迷信，而不知基督教本身是更大迷信；不能不使人疑心它是陰爲基督教辯護而作的！

許地山著道教史上編，是一本好書。對於道教史前的道家思想，分析得頗爲清楚；對於佛教與道教不同點著眼尤高！惜乎纔有上編而看不到它的下編！

張君勳著的明日之中國文化，對於西洋的中國的文化述評得相當扼要；但不無偏缺之處。對於述評印度的文化，所摭采各說，其了解處似欠猶通微；而所診察現在中國民族的病情，與復興中國民族之未來的文化主張，頗爲精采；但似乎無統括爲「獨立的自由精神」一個名詞的需要。

方東美著的科學哲學與人生，洋溢著一種深於中西文學修養的精神，與一般冷酷乾枯的哲學科學書大異其趣！其短處在未能敘出西洋的科學與哲學完備之體系；而長處則在能以詩篇劇本文學作品，活躍的點示出人生的科學哲學的心境。有些近於叔本華後的尼采傾向。是能不能被壓倒於近代唯物物的理障，予人以應創造未來之中國的或世界的新人生文化之啓示、是一首清新俊逸的佳作！

紀念海潮音二十週年貢獻幾點

李蔭亭

一，不平凡的時代

這是一個什麼時代？這是人壽日減的時代；這是佛法衰落的時代；這是南瞻部洲帝國主義窮兇極惡的時代；這是被壓迫者痛苦掙扎的時代。但世間一切法的進行，是循着曲線的方式；進步也不是一直進上去；退步也不是一直退下來。所以在這個大動亂的時代背後，是孕育着一個較為美滿的新時代。我們歡迎新時代的降臨，是像處在長夜的昏暗中希望快見陽光一樣。但是現在的大動亂，是我們衆生過去一切行動的總結果。將來的新時代，也不是可以坐待來到的。那就要我們現在開始下最大的努力，加以準備，加以修爲。那就要我們努力設法結束現在的時代，同時在現在的時代中創造未來的新時代。而現在的大動亂時代，可以給我們很豐富的經驗和教訓；使我們創造新時代的工作有所借鏡，有所警覺。這真是一個不平凡的時代！就在這個不平凡的時代中，海潮音月刊到了二十週年紀念的時候了！我們應當怎樣對教法，對衆生，對時代努力，來紀念這希有的二十週年啊！

二，佛教的性質和任務

佛教的性質是什麼？老實說：佛教的性質是「出世」。不過一般人向來喜歡觀文生義。猶之乎前幾年有些老秀才看見「共產」兩

字就解作「均分產業」或「你的也是我的」之類，同樣，有些不通之人看見「出世」就想到「逃避人世，遁入空門」。不知所謂「出世」乃是即於此「世間」運用自己的智慧破除自心上的煩惱，克服環境上的困難的意思。並不是在現實之外還有個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或問曰：佛教中三界二十八天餓鬼地獄及西方極樂世界等境界，豈非超現實的處所嗎？答曰：不然。此皆地理名詞，非同假想。此諸處所，全屬現實範圍，不過地域遼遠或形質微妙，因此吾人不易得見。三界二十八天餓鬼地獄，並非美滿，姑置不論。極樂世界，地名，距此經十萬億佛土。阿彌陀佛，佛名，現居極樂世界，爲政教之主。其處環境甚佳，無諸困苦。在彼求學，有進無退。釋迦牟尼佛，因爲衆生在此間惡劣環境之下，難於進益，故將該處介紹給我們，以便學者到彼留學。一俟學業有相當成就，再回來作事。也並不是非去不可。有些有志之士，反而不願到遠方留學。其實只要努力，這裏的世界即是大實驗區，一樣可以學成業就，爲衆生服務。又太空之中，也不曉得有多少太陽系。東西南北上下，有無量無邊世界。就是到極樂世界這一路上，已經有十萬億個佛國土。學者慎勿拘執，認爲只有這個九大行星的太陽系，亦勿但知美國和蘇聯是最文明的國家也！佛教的性質既是

出世，那麼對於世間的任務是什麼呢？那就是要領導全體衆生一同出世。我們要宣傳無常無我諸法緣生的理論，實驗戒定慧的方法，施行六波羅密的教綱，破壞這惡劣穢濁的世界，創造新的國土。

三、怎樣宏法利生

佛教徒的任務，總而言之，也可以說就是宏法利生。法要怎樣宏？生要怎樣利？前幾年的宏法，是偏重於多吸收分子，對於切實行動上沒有正式的教練。因此有些團體雖然一閃而起，但不久就消沉下去了。好些初學的人開始是高高興興，慢慢就感到空虛，沒有着落，而無形之中沒落了。有時甚至反對佛法了。這就是因為最初根基沒有打穩固，一時感情激動，鬧起來了，等到感情的熱力消退了，一切都完了。所以宏法之始，固然須要煽動，但緊接着就應當有嚴格的教練，並對於作事有切實的指導。否則習氣一現行，就戰勝了那無根的信仰。再不然就是事實當前，所學的一套無法應用。焉得不感到空虛呢！近幾年來，因為法師們看到煽動性的宣傳已經到了相當的階段，而提示了進一步的訓練，同時有一批居士也在協助作訓練的工作，現代的佛徒是有普遍的感覺，漸漸從事於身心的磨練與切實的行動了。這是我們無論從團體或個人方面都觀察得到的。

對於利生的觀念，必須先要正確。有一批善男信女，只曉得

修塔蓋廟造像鑲金。其實這種工作，從一方面說，可謂毫無意義。說個譬喻：假如國民黨同志，忘記了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忘記了三民主義，雖然給孫中山先生造無量百千銅像，又有什麼意義？還有些人，在努力做慈善事業。其實慈善事業固然應該做，却不是澈底的辦法，而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經云：「一切供養，法供養最；一切布施，法布施最」。要緊的是先把一般大衆的觀念弄正確，使他們對佛法有清楚的認識，然後加緊訓練，共同努力，來建設一個新的社會。這纔是真正的利益衆生。

四、怎樣住持聖教

住持聖教，使正法久住，是出家弟子的責任。若欲住持聖教，必須出家四衆注意到方法問題。現在一般青年佛徒，有一部分人忽略戒定的方法，而以宏法利生作標榜。其實若沒有開思修慧，則對理論不能獲得清楚的了解。沒有戒律和禪定，則身心不能獲得純熟的訓練，對理論也不能做進一步的了解。如此則不能為在家佛徒及非佛徒做表率。也就不能住持佛法。

宏法利生，是菩薩的事業，是佛教工作裏邊最重要而可貴的。但是如果對理論沒有清楚的了解，身心沒有受過相當的訓練，是不能担荷的。猶之乎前幾年一般中學學生，對三民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理論，尚且模糊影響，也沒有受過黨的訓練，就大作其宣傳工作，那結果是只有失敗的。本年夏間，遇着一位出家不久的

法師，說出家似乎不必經過受戒的手續，尤其是不必燒香疤，有朋友勸他到西藏受戒，但他打算從俗還是在內地受戒。誠然燒香疤是後起之事，然亦非毫無意義。況不受戒則根本不算出家。必須受沙彌戒才名為沙彌，受比丘戒才名為比丘。學戒猶之乎現代的軍事訓練。雖說年代久遠，戒律神髓稍稍失傳，然規模大體具備，是不可缺的訓練。古人雖有一時沒有戒師可依止者，然尚可以自己從佛直接受戒，亦得戒體。況經云：「常行二百五十戒，為四真道行，進志清淨，成阿羅漢」。受戒功德，如此其大。豈可以「出世」根本的「受戒」為「從俗」乎？所以我覺得除了少數乘願而來的大德，可有特殊情形以外，一般還是以學戒為先，以定慧為要。戒定慧三者以戒為基礎，才可以講宏法利生。況且佛法不同一般世法。只要三學齊修，就成立了清淨和合的僧伽。有了清淨和合的僧伽，就建立起正法幢來了。正法幢既經建立，宏法利生的大業，不假功用，自易成就。所謂「本立而道生」者也。

五、在家對於出家

晚近以來，在家居士，學德俱佳者頗有其人。其中固有一部分深明自己的地位，所行的當，可資模範者。然亦有我慢貢高，態度稍欠正確者。既鄙視一般在家人為俗人，又看出家人不起。雖研出世之學，而不能捨離世欲；雖衣俗人之衣，又欲受衆生供養。因之遂形成一種夾在出家與在家之間的特殊分子。我以為這

種辦法，應當加以糾正。固然，自從維摩詰居士就有傲視比丘的行動。但只有維摩詰居士，具大菩提心，有大神通力，是覺者的示現，纔可以有如此的舉動。今日凡夫白衣，貪瞋慢見之所充塞，既無維摩詰居士之胸懷與功德，萬不可不敬僧寶。有說者曰：僧若是寶，方堪欽敬。今僧中一部分無有功德，不可稱寶，何須致敬？答曰：僧有功德，固要恭敬；但衣法服，亦應恭敬。你我凡夫，連法服尚不肯穿。彼等比丘，但衣法服，即具出家相，堪為衆生做善根增長之緣，若出家衆中，觀念行動有錯誤者，在家者可以慚愧供養之心，婉轉諷誨。若有志者，則應自己出家，以為師表。若但空自責難，造成法門分裂現象，庸則歡喜耳。凡我在家同願，千萬注意教內和合之義，勿令魔王乘隙破壞吾教也。

六、團結統一及其要素

語云：「大家捧柴火焰高。」這已把團結統一的意義道破了。一個團體，一個黨，全都要團結統一纔能發揮出偉大的作用來。佛教僧伽的功用，也靠四衆弟子，和合統一，精誠團結，才能表現出來。說到團結統一，有個應當注意之點。所謂團結統一，並不是使所有的佛徒，都修一種法門，或具同一的見解。經云：「法門無量誓願學」。如不能普徧學習，各專精一方面也好。但不論法門或見解怎樣不同，必須有個同點，那就是菩提心和出離心。只要抱的是自覺覺他自度度他的心，那就不期統一而自然統

一，不期團結而自然團結。雖然我輩凡夫，習染已深，不易改善；但是根本必須曉得離開著提心和出離心不能說佛法。最低限度不可利用出世的佛法來求取世間的名利。求名則莫若作官，或作學者；求利則莫若經商。千萬不可成為佛教職業家。如果站在佛法裏面，好為人師，人家把我叫一聲大居士或老居士就面有德色；並且老看着其他的人學問不如我高；其結果一定是嫌嫉驕慢，自讚毀他；因而造成教內的分裂。自己將來也要招大苦果。我輩青年同願，尤其要注意及此。

七，起來，青年同願們！

起來，青年同願們！

世界已到了風雨如晦的時候，
衆生已到了禍福轉捩的關頭，

愚癡狂妄的正在張牙舞爪，

被壓迫的正在掙扎搏鬥，

昏黑的長夜是需要光明，

漫天的黯冥是正在濃厚，

起來，點起我們智慧的火炬，

照破這可怕的黑闇，

灑起我們大悲的甘露，

洗淨這罪惡的穢垢，

起來，青年同願們！

在這風雨如晦的黎明之前，

是我們應該表現力量的時候！

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晨寫畢於西陲文化院宿舍

戊寅十二月十八日爲 太虛大師五秩誕辰十一月二十日在縉雲寺漢藏教理院預祝依

大師二十一年縉雲山詩韻獻詞

李了空

五遊巴子國，三上縉雲山，叩錫那伽窟，題丹商哈顏；一瞻蓮髻頂，誰掩海螺關，遙覓石華寺，無人任往還。

鷲林藏梵宇，蟬塔榜琳宮，迦葉何年啓，巴小此地雄；大師開壽域，圓日照高空，羅列諸峯拜，太虛臺正中。

佛教最要的一法與中國急需的一事

虞慧心筆記

——太虛大師在重慶中國佛學會講——

一、引發

今天的講題是「佛教最要的一法與中國急需的一事」。所以提出這個題目來講的因由，不能不先說一下：中國自有佛教以來已經有一千九百餘年的歷史，在這悠久底時間，佛教底傳播廣泛而且深入到；無論大都鬧市或窮鄉僻壤都有着代表佛教的寺院僧尼，而信仰佛教者也各種各類的人都有，如歷代的賢君，良臣，仁人，志士乃至村落間的愚夫愚婦，多以佛教爲他們信仰的對象；在這樣複雜的人們來信仰佛教，當然有些對於佛教的認識是很模糊的；有些佛法的信仰是不澈底的；即有一二賢哲之士談空說有，然亦往往對於佛法執其一偏之見，亦多未能握得一要義以貫通一切，所以今天要提出佛教最要底一法來討究。復次，中國近三四十年，差不多都在天災人禍內憂外患裏過生活，到今日已構成國難最嚴重底階段；在這樣的局面下亟欲救濟，當然要先團結人心，以政治軍備爲急務，然若從這深重的災難而推其根源，則國民心理的安否，尤其是最緊要的一件事。近數十年國民心理上已失了安心立命之道，成了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的趨勢，而目前中國正本清源的辦法，就是如何使民心有所依歸。所以從佛法最要的一法又推論到中國急需的一事。今先談佛教最要的一法：

二、佛教最要的一法

一、怎樣叫做最要 最要的定義，從佛教裏面講，就是說：若有了此一法便很顯然是佛教底教法

；同時，若信仰這一法也便顯然是信仰佛教。反面來說：就是離開這一法，就不是佛教，或就非是信仰佛教。還有，因為這一法在其他底學術宗教中，有的根本沒有講到，縱使有些講到，然其理不能充分建立，故此一法唯有佛教能完全成立。

二、批評所不是 在偉大的佛教教法內選擇最要的一法，本是不很容易的，前月在緬雲山漢藏教理院及重慶佛學社會提出這個問題討論過，當時有人說道：佛教最要的一法是「菩提心」。一往的看來，固然佛法的功德皆從菩提心發生，但是菩提心乃大乘佛法所必要，小乘或人天二乘就不一定需要；故不極成。有的說道：「信心」是佛教最要的一法。本來要成爲一個佛教徒最低限度對於佛教須有信仰心，可是信心不限於佛教，僅舉信心很顯然不能就表明佛教。於是有人在信心上面再加一「正」字，表示佛教是「正信」不是通於他教的信心，然而正信抑非正信，究竟應用何種標準來判定呢？其他宗教徒何嘗不是以他們所信仰的宗教爲正信呢？復次，有人說道：「戒」是佛教最要的一法。戒之一法五乘本來都有。從修行上戒也的確很重要，可是沒有受戒的人，如果受三皈也可爲佛教徒，而且世間一般學者，也可以對佛教作客觀的研究，以談何者爲佛教，所以單以戒來範圍，就未免太狹小了。同時，別種宗教等也各有其戒條，則又未免太廣了。復次，有人說道：「定」是佛教最要的一法。從佛教修持的歷程上說，要想超出欲界或世間，固必須與定心相應，然佛法的欲界人天乘，即不必有定，可知佛教亦不必有定心，何況外道亦有有定心的，假使說「定心」就是佛教，那麼，外道有定心也可以是佛教了。復次，有人說道：「慧」是佛教最要的一法。但慧有廣狹之分：廣則世間宗教學術都是智慧的結晶。了解佛教底教義，固然亦需要智慧，然只有智慧不必就是佛教。狹則智慧即指般若而言，以了知一切法空無我性的般若爲智慧，此種智慧，是出世間破無明斷煩惱所必需，然佛教通於世間出世間，單就

世間佛教來說，就不必定有般若底智慧了。復次，有人說道：「涅槃」是佛教最要的一法。涅槃的含義及種類很多，最普通的解釋，就是指已了生死流轉的解脫果而言。從出世法的方面說，涅槃確是根本要法，但是從人天二乘來說，就不一定是最要了。復次，有人說道：「空無我」是佛教最要的一法。空無我本來是佛教說明一切法的共通性，要破無明斷煩惱先須了知一切法空無我性，然不知空無我性，亦可修學佛教的人天善法。復次，有人說道：「無常」是佛教最要的一法。無常義通世出世間法，所謂「諸行無常」亦是佛教最重要的觀念；可是佛法中有立一切法常住宗的，也有說「常」與「無常」都是邊見的，這樣看來，僅說無常亦非盡然了。復次，有人主張：「緣生」「緣起」是佛教最要底一法。因緣所生法原是通五乘共法；緣起有廣狹之分。廣義言之，托緣現起皆可謂之「緣起」。從狹義來說：即端指十二緣起而言。廣義的「緣生」「緣起」，有如通途所言因果。無論那一種現象都可以用因果意義來說明，所說十因，四緣，五果，亦皆從因果分析說。科學所立之公例，邏輯所立「同一律」「矛盾律」「拒中律」「充足理由律」，亦從因果觀念而產生。因此，單講普泛的因果，究竟未具上面所言之最要義。今進一步指出佛教最要的一法來討論：

三、指定所是 此間所謂佛教最要的一法，就是從廣泛因果中指定十二緣起底異熟因果法以言，用淺顯的名辭來說：就是「業報」。凡說明業報既顯然為佛教，信業報的亦顯然必是佛教徒。「業」是一切善惡行為的通稱，「報」是由業所引生底結果。有善的行為即引生好的結果，惡的行為就引生不好的結果；造有漏業即得有漏報，造無漏清淨業，即得無漏清淨報。如不許業報，無業無報，一定不是佛教。佛教以執常無常等但為邊見，獨不信「業報」，成大邪見。從整個佛教底教理，惟有「業報」這一法是適合上面所說：「最要」底條件。換句話說：說有業報則顯然是佛教，不說業報或不信業報即非是佛

教。世間其他學術宗教有不許業報者，如主張自然而然，或主張宇宙萬有皆爲神所創造的；亦有雖講到「業報」而不能成立的，如中國古書上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語，好像有「業報」的意味。但是歷史上許多例外的事實，如孔子弟子顏淵賢而貧夭；又盜跖作惡反得富貴壽考，這不是沒有業報嗎？假使說不報之本身亦可報之子孫，然如堯舜係古之賢君，其子不肖之極，其孫曾亦無所聞，這還有甚麼「業報」呢？其他宗教也或有天堂地獄之說，表面看來，好像亦有後世「業報」的意味。然稍究之，其說即不能成立。因爲這般宗教說有一創造宇宙底主宰，這個主宰能創造支配人類及一切事物。這樣一來，善人固由主宰所創造，惡人所發生壞的行爲，仍由主宰所創造，個人的行爲盡可不負任何責任。若爾，善惡行爲既不須本人自己負責，已失了「業報」的意義。還有，執事物有固定實體及人等有神我靈魂，皆不能成立「業報」。因爲既有固定實體，或神我，靈魂，即轉來轉去，皆無變化；既無變化，即善惡業皆不能改造報體，尙何「業報」之可言呢？所以從上面看來，報之一法，有些根本沒有講到，有些略略講到，又不能自圓其說，眞眞把「業報」理論確實建立起來的，惟有佛教而已。佛教說明異熟因果，內容本極微細專門，非常人所能了解，不過異熟因果的普通意義就是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此中前世非只一世，前世更有前世，前前即無始；此中後世亦非只一世，後世更有後世，後後即無終。因爲衆生底生命綿延不絕，所以業之受報亦強者先牽，無有定期，有現報；有後報；有暫時隱伏待機緣成熟才受報的；也有由相反的善業力把已有惡業克伏下來的。內容複雜，惟羅漢菩薩與佛乃能窮知究竟，然理論上則人人皆可說得通，由此可知「業報」道理，惟有佛教能確立起來。

四、釋難廣成 「業報」在佛教確能充分成立起來，不過有人，或許以爲「業報」乃專從三世六道生

死流轉的有漏因果方面而言，佛的出世法就用不着講業報。其實不然。世間有漏業固有有漏報，出世間無漏清淨業亦有無漏清淨報。六凡爲有漏業報，四聖難道不是無漏果報嗎？十二緣起固爲有漏的流轉業報，出生死證涅槃又難道不是無漏的還滅嗎？何況假使不是三世六道的有漏業報難解脫，吾人又何須依佛法發心修行求菩提涅槃呢？可知業報通世出世間，非但指有漏而言矣。復次，有人或許以爲業報是從世俗法言，佛教究竟勝義諦，乃在了一達一切法空。如心經：「是故空中，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此諸法空義因爲大乘佛教之要點，然若謂所明空義可撥去「業報」，則根本錯誤，以無業無報，是惡取空，非佛教所說的眞空。須知佛教講「空」，正是說明衆生及法沒有固定不變的實我，惟其無固定之作者受者，乃可隨各種業力而轉變，所謂「畢竟無作無受者，於諸業報亦不亡。」正是此意。講空最澈底莫過於龍樹中論。龍樹曾說道：「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蓋不明空性，法法皆固定不變，尙何因果之可言？可知講「空」義，正所以明善惡因果悉可改轉；轉染成淨，卽建立三寶，故明無我無自性義，亦正所以成立「業報」之可轉而已。講空無性如離掉「業報」與虛無外道斷見何異？復次，有的人或許以爲佛教最精要的在明唯心唯識，業報並非必要。殊不知佛教之說唯心唯識義，正爲成立業報之理。因爲外道執有固定之主宰，或神我造作萬有，佛乃說三界唯心所造，唯識所變以破之，遣我法二執，說明一切法種子攝持於阿賴耶識，不起時仍無散失，異時異地仍可受報，淨法熏習可培植無漏種子，後後才可證得無上菩提之果。講唯識如離掉業報與通途唯心哲學有何差別，又何須大乘唯識論呢？業報道理已略說過，可知從淺至深，由下至高，佛的教法皆不離此一法，今本此一法，進一步來討論中國急需的一件事。